

◎人物

说说父亲臧克家的数学零分

臧小平

——

今年8月，臧克家文学馆在他的故乡山东诸城臧家庄落成并对外开放。由此，臧克家高考数学得零分的话题又上了“热搜”。作为父亲的长女，我有责任、有必要把当年的情境写出来，做一个比较靠谱的陈述和分析。

1930年，我的父亲臧克家在报考山东国立青岛大学（山东大学前身）的时候，以国文98分和数学零分的成绩，被闻一多先生破格录取。对于这个数学零分，多年来众说纷纭。很多人的看法是，青年臧克家之所以如此，可能是偏科的结果。

要想说清楚这件事，究其根源，离不开父亲的成长环境和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。

1905年10月，父亲出生于山东诸城农村。旧时代底层农民贫苦的生活与凄惨的命运，给幼小的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铭记终生。

父亲曾经这样描写村里那五六十户贫农的境况：“他们穷得可怜，没有田地，没有房子，有的是一条‘农奴’的身子。我曾在一本诗里形容他们严冬的可怜相：‘一条破单裤灌饱了风，像挑起了一个不亮的灯笼。’他们穷到什么地步？穷到：‘上吊找不到一条绳子！’这绝非夸张，恐犹不及！”

父亲曾在长诗《自己的写照》里豪迈地写道：“我们站在船头上听黑夜的海啸，我们用放大的心向背岸嘲笑，我们胸中落下了无边的天空，我们将看到明早的太阳在大海上发红。”父亲为反抗社会的黑暗与不公，投入大革命的时代洪流，放弃了原本可以安坐在课堂中、系统学习常规意义上的高中文化知识（包括数学）的机会。



闻一多作

仙气飘飘游上饶

徐 勇

传月明之夜，迷仙坛上可闻仙乐飘拂，见仙人起舞。我虽未见仙人，但立于此地，沐风听松，自觉尘虑顿消，心胸开阔。想那古人求仙访道，未必真为长生不老，或许只是寻这样一处所在，暂避尘世纷扰罢了。

下得山来，又转赴神奇龟峰。“江上龟峰天下稀”，李梦阳的诗句道破龟峰的神奇。龟峰无山不龟，无龟不奇，整座山峰就像一只硕大的神龟。在中国古代，龟与龙凤、麒麟被视为祥瑞神兽，有着长寿、吉祥等美好寓意。在神龟昂首的凝望里，还有丹桂飘香的无界谷、有道骨仙风的老人峰……

登高远眺，白鹭掠过清水湖面，激起圈圈涟漪。湖湾处，一座画舫缓缓游过，隐约有高亢激昂的声调滚滚而来。同伴告知，此乃弋阳腔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其在广泛流播



《望仙谷》

温朝晖作

值得一提的是，父亲的人生规划里从没有终止学习这一项。

他奔赴武汉的目的是报考中央政治军事学校（即黄埔军校）武汉分校。这是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的瞩目之地，报考人数之多可想而知。经过严格的考试和筛选，父亲终于在1927年初第二次报考时，如愿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。

黄埔军校是蜚声史册的著名军校，但其教授的课程并非面面俱到，普通学校设立的数学课并未在校方考虑之列，这是父亲后来考大学时数学考试得零分的又一原因。

父亲在紧张的军校生活和在校时参加的北伐战争中，向革命学习、向人民学习、向战争学习，这一切，成了一段无可替代的宝贵经历，为他九十九载的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三

1929年夏，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，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文化补习。接踵而来的却是一场为时不短的重病。1930年夏，求学之心不泯的父亲又坐在国立青岛大学的考场上。

在语文试卷上，父亲以写下了那首精彩的《杂感》：“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，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，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”，赢得了评分一向严格的国立青岛大学学院院长、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先生的赏识。他为父亲打出了98分的高分。同时令人遗憾的是，父亲的数学考卷却得了零分。

这样的考生能否入学？闻一多先生慧眼识人，打破先例，破格录取了父亲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闻一多先生不仅破格录取了父亲，还在两年多的教学生涯和之后的岁月中，对这位年轻学子给予了巨大的鼓励、指导和帮助。他们二人深厚的师生之谊，随时光一直延续，感人至深，可谓文坛和教育界的一段佳话。

闻一多先生1932年离开国立青岛大学时，在我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古人说，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，我在青大交了你这样一位朋友，也就很满意了。”父亲生前更是多次感慨：“没有闻先生，就没有今天的我！”

这就是父亲臧克家高考数学得零分的前前后后，今天我把这段历史写出来，给大家一个客观真实的答案。

的过程中繁衍形成高腔体系，对中国戏曲有着巨大贡献。风起云涌，峰峦时隐时现，曲调若有若无，不觉心旷神怡，飘飘然有凌云之念。临别之际，我的耳边隐隐传来徐霞客的赞叹“盖龟峰峦嶂之奇，雁荡所无”。

入夜之前，我们又造访葛仙山。此山因葛仙翁（葛玄）在此炼丹修道、开宗立派而得名。山下便是葛仙村，远远望见众妙阁仙气十足。下得山来，实景水幕电影《归真纪》演出尚未结束，几位少女身穿汉服，翩然而至，犹如穿越时空，我们不知不觉间宛如身临其境，千年前道家先贤寻仙问道的情景浮现眼前。

洗尘门旁，我寻一石凳坐下，看远处山色空蒙，听身边虫鸣唧唧，未觉时光之流逝，恍惚自己也成了画中人。倘若得闲，还真想在葛仙村过几天神仙日子，好好体验那山野仙宿，感受那缥缈仙气。

第三日，来到人间仙境三清山。三清山终年吞吐雾，更是充满仙风神韵。山峰清绝尘嚣，疑为瑶台仙子从天而降，翩翩坐落云端，袅袅仙气装点凡尘，仿若人间繁华为之停留，恍如亿年时光为之凝固。

移步三清宫，奇花异草遍布，鸟鸣清脆，古老的建筑群落依八卦布局，藏风聚气，颇有几分神秘色彩。晨钟暮鼓中，葛洪丹井、丹炉犹存，尤其那口丹井千年不涸，后人称之为“仙井”。山为道场，石皆法器，不经意间，人们顿感三清山道法自然的玄妙意境，惊叹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

暮色渐合，我转场于婺源篁岭。择一山顶古宅，独坐窗前，家家晒匾、层层梯田、座座群山尽收眼底。天街白墙黛瓦，石板铺路，鸡犬相闻，炊烟袅袅，俨然世外桃源。这时灯火次第亮起，像繁星点点，洒落人间，与远空的星辰交相辉映，绚丽多彩，美轮美奂。每一盏灯，似乎都在憧憬一个美丽的梦；每一颗星，好像都在等待一个有缘的人。

微风轻抚，鸟语喃喃，如此星空童梦，令人浮想联翩。有人说，篁岭是晒秋乡愁，是梦里老家，是诗酒田园，是梦幻仙境。回想几日游历，忽又想起稼轩那首《鹊桥仙》中的句子：“醉扶怪石看飞泉，又却是、前回醒处。”词人醉眼朦胧中，竟分不清此刻与从前，现实与梦境。这般意境，与我神游上饶的情景何其相似！

仙气飘飘游上饶。游的是山水，更是心境。心中有仙气，则处处皆仙境。归途车上，闭目冥想，顿觉胸中块垒尽消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澄明。或许这才是上饶山水之疗愈，仙境之妙用罢。稼轩800多年前便已寻得此处，悟得此理。

而我今日方知，犹未晚也。

拈起一根金黄酥脆的油条，撕开顶端两束粘连处，填进去一粒粉糯的五香蚕豆，再指尖向内一掐封好口子。一口咬住油条顶端，“咔嚓！”一声响，酥香味瞬间在唇齿间蔓延；轻嚼几下，五香蚕豆的嫩滑粉质渗入油条，悄然地添了糯香；再嚼动几下腮帮子，食客的头也禁不住地摇晃起来……

这馋人的一幕，是安徽桐城水乡古镇孔城老街茶馆里常见的景象。

作家陆文夫关于饮食有段精彩的论述，他说，美食与饮食是两个概念，饮食是解渴与充饥，美食是以嘴巴为主的艺术欣赏——品味。按陆文夫的理论，孔城老街上人们油条包裹蚕豆的吃法，无疑称得上美食了。

走进位于一甲地段的茶馆，两间门面，中间墙壁打通，一间炸油条，一间供茶客吃早点，两张敦实的四方木桌旁一早就围坐着茶客。

大多数人自带茶水，来店里要上两根油条，一碟五香蚕豆，就着茶水吃。相互间谈些儿孙回家过节的事，脸上兴奋得就像喝了烧酒；也会谈论今年菜子湖上的龙舟赛事，甚至各站一方，为哪个队会赢、哪个队会输而争得面红耳赤。

古镇的人间烟火，便在老街茶馆的乡音交融中氤氲开来。

水乡的清冽活水滋养着田畴，古镇的谷物自带一股清甜。如果是端午节前后，在新下磨的麦粉、新压榨的香油、刚脱杆的新鲜蚕豆等应季食材的加持下，那味道就更为浓醇了。

古镇五香蚕豆的卤制方法独具特色。绍兴茴香豆以干豆作主料，八角、桂皮作配料，口感紧实劲道；孔城人通常选取鲜嫩、肉质饱满的蚕豆，佐以八角、桂皮、茴香、花椒、丁香五味香料，口味软糯适中。

为避免铁器锈味，煮五香蚕豆要用砂锅。先大火将卤汁煮沸，再小火“咕嘟”“咕嘟”地慢熬。

蚕豆皮薄，慢熬间，不知不觉就破了壳，香味从缝隙渗入蚕豆里，五味复合，咀嚼时能在人的味蕾上开出花朵；蚕豆的粉质也在这煎熬之中沁出，在皮壳的四周凝结成一层娇嫩喷香的粉膜。这一进一出，描摹出水乡古镇的醇厚食韵。

孔城依傍菜子湖，水路通达长江，饮食特色潜移默化地受到水运贸易的



◎风味

油条裹豆香

吴春富

熏染。油条包裹五香蚕豆的吃法，据说便是出自一位逆湖而上的江浙客商。相传这名客商在码头吃早点时，偶然瞥见有根油条的前端裂开了缝隙，灵机一动将五香蚕豆填进空隙，咬一口，发觉别是一种味道。客商得意地把此事分享给大家，众茶客也都觉得滋味美妙。从此，油条包夹五香蚕豆吃，就在孔城古镇里流行起来了，成为水乡古镇的特色食俗。

我年轻时在外地工作，每次带女儿回乡，父亲总是大清早便兴冲冲地上街买早点，一进家门便喊开了：“我买回油条与五香蚕豆，快趁热吃，迟了，油条软了，就不脆了。”

女儿抓起油条与蚕豆就往嘴里塞。父亲怕她烫到，连忙拦下，又教她用油条包裹上五香蚕豆的吃法。女儿咬一口便嚷开了：“是好吃！又香又糯的！”小脸笑开了花。

“好吃吧！”坐在一旁的父亲，憨憨地笑着。父亲对晚辈的爱，包裹在水乡古镇的早点里。油条和蚕豆香气弥漫，氤氲着水乡习俗千年的文化底蕴，也萦绕出连接代际的亲情记忆与无尽乡愁。

果树的“记号”

马晓鸣

老家木房旁边的土坎上，有一排苍翠的果树，是父亲一棵棵亲手栽下的，也是属于父亲的特殊记号。

那排果树每一棵都和一个孩子的啼哭与欢笑有关。大姐出生那年，父亲在土坎靠东边栽了一棵桃子树。二姐、三姐出生后不久，他在桃子树旁栽下一棵李子树和一棵柿子树。后来我出生了，他又在那排果树的最低处，栽下一棵柿子树。

我们姐弟几人总是格外关注着那几棵树的长势，三天两头就往土坎上跑，或清扫、或除草，将树的周围打理得干干净净；有时浇水、施肥，将树照料得郁郁葱葱。有一次，为了剔除搭在木房瓦上的枝条，我差点从木梯上摔下。父亲得知后没有责怪我们，只是对我们说：“今后我负责这排树的修剪。”

我们有时带着书本和小板凳，坐在树下大声朗读课文，读累了就看树下的蚂蚁和树叶间漏下来的阳光。有时会用一根竹竿量一量树的高度，它们长得太快了，竹竿都量不过来……仿佛，那些树就是另一个自己。

果实快要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就天天去这几棵树下观察，盼着桃子、李子、柿子赶紧“红透”。有时，那些果实会趁我们不注意，“啪”的一声掉在我们面前，扬起一片尘土，“吓”我们一跳。

我们会用竹竿或石头去摘树上的果实，欢声笑语偶尔还会吓跑在附近觅食的鸡鸭。劳作归来的父亲则静静

站在一旁，看一下树又看一下我们，边抽着旱烟边念叨：“桃子树是和茂芬一年的、李子树是和长芬一年的……”

这些果树像天然的宝库，从夏天的桃李到冬天的柿子，为我们提供美味。有时家里来了客人，父亲就喊我们去摘些桃子李子或柿子来待客，当我们用竹篮提着那些红彤彤的果实回来，客人的脸上总是挂满笑容，连声说：“你们客气了、客气了。”

按父亲的规矩，柿子树上的最后几个柿子是不能采摘的。父亲说：“那是留给小鸟们过冬的，小鸟们平时捕捉害虫，它们也是功臣，应该奖励它们。”不过有时候，小鸟们也没有来品尝那几个柿子，直到第二年春天，几个柿子才在春风里离开枝头。

我一直搞不明白，为什么父亲偏偏在我们姐弟一出生时，就要栽下一棵树呢？遗憾的是，我从来没有问过父亲，土坎边的果树成了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试题。

再后来，我自己也成为父亲。思考了多年，我为这个题目想出了两道答案：父亲用一棵棵树把对孩子的祝福栽进这片土地，是希望我们长成参天大树？又或者是当我们长大后离开老家时，他可以把这些树视为儿女陪伴在身边？

岁月无声，果树无言。

如今，每当秋风乍起，我仿佛又听到了父亲的念叨声、又闻到了土坎边果实的香甜。